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七回 生報花萼恩 死謝徐海義

鹿台黯黯煙初滅，又見驪山血。館娃歌舞更何如？唯有舊時明月滿平蕪。笑是金蓮消國步，玉樹迷煙霧。潼關烽火徹甘泉，由來傾國遺恨在嬋娟。 右《虞美人》

這詞單道女人遭禍。但有一班，是無意害人國家的，君王自惑她顏色，荒棄政事，致喪國家。如夏桀的妹喜，商紂的妲己，周幽王褒姒，齊東昏侯潘玉兒，陳後主張麗華，唐明皇楊玉環。有有意害人國家，似當日的西施。但昔賢又有詩道：

謀臣自古係安危，賤妾何能作禍基？
但願君臣誅幸孽，不愁宮裡有西施。
卻終是怨君王不是。我試論之：古人又有詩道昭君。
漢恩自淺胡自深，人生樂在相知心。

當日西施遨遊、蹀躞閒步、彩香幽徑、鬥雞山坡，清歌妙舞館娃宮中，醉月吟風姑蘇台畔，不可說恩不深，不可說不知心。怎枉席吳宮，肝膽越國，復隨范蠡遨遊五湖？回首故園麋鹿，想念向日歡娛，能不愧心？世又說范蠡沉她在五湖。沉她極是，是為越去這禍種，為吳殺這薄情婦人，不是女中奇俠。獨有我朝王翠翹，她便是個義俠女子。這翠翹是山東臨淄縣人，父親叫做王邦興，母親邢氏。她父親是個吏員。三考滿聽選，是雜職行頭，除授了個浙江寧波府象山縣廣積倉大使。此時叫名翹兒，已十五歲了。

眉欺新月鬢欺雲，一段嬌癡自軼群，
柳絮填詞疑謝女，雲和斜抱壓湘君。

隨父到任不及一年，不料倉中失火，延燒了倉糧。上司坐倉官、吏員斗級賠償。可憐王邦興盡任上所得，賠償不來。日久不完，上司批行監比(逼?)。此時身邊並無財物，夫妻兩個慌做一團。倒是翹兒道：「看這光景，監追不出，父親必竟死在獄中。父親死，必竟連累妻女。是死，則三個死。如今除告減之外，所少不及百擔，不若將奴賣與人家，一來得完錢糧，免父親監比；二來若有多餘，父親、母親還可將來盤纏回鄉，使女兒死在此處，也得瞑目。」老兩口也還不肯。

延挨幾日，果然縣中要將王邦興監比。再三哀求得放，便央一個慣做媒的徐媽媽來尋親。只見這媽媽道：「王老爹，不是我衝突你說，如今老爹要將小姐與人，但是近來人，用了三五十兩娶個妾，便思量賠嫁。如今賠是不望的，還怕老爹倉中首尾不清，日後貽累，哪個肯來？只除老爹肯與人做小，這便不消賠嫁，還可多得幾兩銀子。」

王邦興道：「我為錢糧，將她丟在異鄉已是不忍的；若說作小，女人有幾人不妒忌的？若使拈酸吃醋，甚至爭鬧打罵，叫她四顧無親，這苦怎了？」不肯應聲。媒婆自去了。

那誑挨了兩限不完，縣中竟將王邦興監下。這番只得又尋這媒婆，道情願做小。那媽媽便為他尋出一個人來。這人姓張名大德，號望橋。祖父原是個財主，在鄉村廣放私債。每年年底春初將來借人，糙米一石，蠶罷還熟米一石。四月放蠶帳，熟米一石，冬天還銀一兩，還要五分錢起利。借銀九折五分錢，來借的寫他田地房產，到田地房產盤完了，又寫他本身。每年納幫銀，不還，便鎖在家中吊打。打死了，原為本身只作義男，不償命。但雖是大戶，還怕徭役，生下張大德到十五六歲，便與納了個吏。在象山又謀管了庫。他為人最吝嗇，假好風月，極是懼內。討下一個本縣舟山錢仰峰女兒，生得：

面皮靛樣，抹上粉猶是烏青；嘴唇鐵般，涂盡脂還同深紫。稀稀疏疏，兩邊蟬翼鬢半黑半黃；歪歪踉踉，雙只牽蒲腳不男不女。圓睜星眼，掃帚星天半高懸；倒豎柳眉，水楊柳堤邊斜掛。更有一腔如斗膽，再饒一片破鑼聲。人人盡道『鳩盤茶』，個個皆稱『鬼子母』。

他在家裡，把這丈夫輕則抓、捋、嚷、罵，重便踢、打、拳、槌；在房中服侍的，便丑是她十分，還說與丈夫偷情，防閒打鬧；在家裡走動，便大似她十歲，還說與丈夫勾搭，絮聒動嘴。弄得個丈夫在家安身不得，只得借在縣服役，躲離了她。

有個不怕事庫書趙仰樓道：「張老官，似你這等青年，怎挨這寂寞？何不去小娘家一走？」

張望橋道：「小娘兒須比不得渾家，沒情。」

趙書手道：「似你這獨坐，沒人服事相陪，不若討了個兩頭大罷！」。張望橋只是搖頭。後邊想起渾家又丑又惡，難以近身，這邊娶妾，家中未便得知，也就起了一個娶小的心。

卻好湊著。起初只要十來兩省事些的；後來相見了王翹兒是個十分絕色，便肯多出些。又為徐婆撮合，趙書手攛哄，道他不過要完倉糧，為他出個浮收，再找幾兩銀子與他盤纏，極是相應。張望橋便也慨然。王邦興還有未完谷八十石，作財禮錢三十二兩，又將庫內銀挪出八兩找他，便擇日來娶。

翹兒臨別時，母子痛哭。翹兒囑咐叫她早早還鄉，不要流落別所，不要以她為念。王邦興已自去了。

這邊翹兒過門，喜是做人溫順勤儉，與張望橋極其和睦，內外支持，無個不喜，故此家中人不時往來。一則怕大娘子生性懶懶，恐惹口面，不敢去；二則因她待人有恩，越發不肯說，且是安逸。

爭奈張望橋是個鄉下小官，不大曉世務，當日接管，被上首哄弄，把些借與人的作帳還有不足，眾人招起，要他出結。後邊縣官又有挪應，因壞官去，不曾抵還。其餘衙門工食，九當十預先支去，雖有領狀，縣官未曾發放；鋪戶料價，八當十預先領去，也有領狀，沒有發庫；還有兩廊吏書挪借，差人承追紙價未完，恐怕追比，倩出虛收。況且管庫時是個好缺，與人爭奪，官已貼肉搥，還要外邊討個分上，遮飾耳目，兼之兩邊傢伙。一旦接管官來，逐封兌過，缺了一千八百餘兩，說他監守自盜，將來打了三板。再三訴出許多情由，那官道：「這也是作弊侵刻，我不管你。」將來監下。重複央分上，准他一月完贓，免申上司。

可憐張望橋不曾吃苦慣的，這一番監並，竟死在監內。又提妻子到縣。那錢氏是個潑婦，一到縣中，得知娶王翹兒一節，先來打鬧一場，將衣飾盡行搶去。到官，道：「原是丈夫將來娶妾並挪借與人，不關婦人事。」將些怕事來還銀的，卻抹下銀子繫在腰邊，把些不肯還銀冷租帳、借欠開出。又開王翹兒身價一百兩。縣官憐她婦人，又要完局，為他追比。王翹兒官賣，竟落了娼家。正是：

紅顏命薄如鴉翼，一任東風上下飄。

可憐翹兒一到門戶人家，就逼她見客。起初羞得不奈煩，漸漸也閃了臉，陪茶陪酒，終是初出行貨，(不會)捉客，又有癖性。見些文人，她也還與他說些趣話，相得時，也做首詩兒。若是那些蠢東西，只會得酣酒行房，舍了這三、五錢銀子，吃酒時摟抱，要歌要唱，摸手摸腳，夜間顛倒騰挪，不得安息，不免撒些嬌癡，倚懶撒懶待他。那在行的不取厭，取厭的不在行，便使性，或出些言語，另到別家撒漫。那鴛兒見了，好不將她難為，不時打罵。

似這樣年餘，恰一個姓華名萼，字棟卿，是象山一個財主，為人仗義疏財，鄉里都推尊他，雖人在中年，卻也耽些風月。偶然來嫖她，說起，憐她是好人家兒女，便應承借她一百兩贖身。因鴛兒不肯，又為他做了個百兩會，加了鴛兒八十兩才得放手。

為她尋了一所僻靜房兒，置辦傢伙。這次翹兒方得自做主張，改號翠翹。除華棟卿是她恩人，其餘客商俗子盡皆謝絕。但只與些文墨之士聯詩社，彈棋鼓琴，放浪山水。或時與些風流子弟清歌短唱，吹簫拍板，嘲弄風月。積年餘，她雖不起錢，人自肯厚贈她，先賠還了人上會銀，次華棟卿銀。日用存留，見文人苦寒豪俊落魄的，就周給他。此時浙東地方哪一個不曉得王翠翹。

到了嘉靖三十三年，海賊作亂。王五峰這起寇掠寧紹地方：

樓舡十萬海西頭，劍戟橫空雪浪浮。
一夜烽生廬舍盡，幾番戰血士民愁。
橫戈浪奏平夷曲，借著誰舒滅敵籌。
滿眼凄其數行淚，一時寄向越江流。

一路來，官吏嬰城固守；百姓望風奔逃，拋家棄業，掣女抱兒。若一遇著男婦，老弱的都殺了；男子強壯的著他引路；女婦年少的將來奸宿，不從的，也便將來砍殺。也不知污了多少名門婦女，也不知害了多少貞節婦女。此時真是各不相顧之時。

翠翹想起：「我在此風塵實非了局，如今幸得無人拘管，身邊頗有資蓄，不若收拾走回山東，尋覓父母，就在那邊適一個人，也是結果。」便僱了一個人，備下行李，前往山東。

沿途聞得浙西南直都有倭寇。逡巡進發，離了省城，叫船。將到崇德，不期海賊陳東、徐海又率領倭子殺到嘉、湖地面，城中恐有奸細，不肯收留逃難百姓。北兵參將宗禮領兵殺賊，前三次俱大勝，後邊被他伏兵橋下突出，殺了。倭勢愈大。翠翹只得隨逃難百姓再走鄰縣。路上風聲鶴唳。才到東，又道東邊倭子來了，急奔到西；方到西，又道倭子在這廂殺人，又奔到東，驚得走投沒路。行路強壯的凌虐老弱，男子欺弄婦人，恐嚇搶奪，無所不至。及到撞了倭子，一個個走動不得，要殺要縛，只得憑他。

翠翹已是失了挑行李的人，沒及奈何，且隨人奔到桐鄉。不期徐海正圍阮副使在桐鄉，一彪兵撞出，早已把王翠翹拿了。

夢中故國三千里，目下風波頃刻時。

一人雕籠難自脫，兩行情淚落如絲。

此時翠翹年方二十歲，雖是布服亂頭，卻也不減妖豔。解在徐海面前時，又夾著幾個村姑，越顯得她好了。這徐海號明山，綽號『徐和尚』。他在人叢中見了翠翹，道：「我營中也有十餘個子女，不似這女子標緻。」便留入營中。先前在身邊得寵的婦女，都叫來叩頭。問她，知她是王翠翹，吩咐都稱她做王夫人。

已將飄泊似虛舟，誰料相逢意氣投，

虎豹寨中鴛鴦侶，阿奴老亦解風流。

初時翠翹尚在疑懼之際，到後來見徐和尚輸情輸意，便也用心籠絡他。今日顯出一件手段來，明日顯出一件手段來，吹簫唱歌，吟詩鼓琴，把個徐和尚弄得又敬又愛，魂不著體。凡擄得珍奇服玩，俱揀上等的與王夫人；凡是王夫人開口，沒有不依的。不唯女侍們尊重了王夫人，連這乾頭目們，哪個不曉得王夫人！她又在軍中勸他少行殺戮，多得釋放。又日把歌酒歡樂他，使他把軍事懈怠。故此雖圍了阮副使，也不十分急攻。只是他與陳東兩相犄角，聲勢極大。總制胡梅林要發兵來救，此時王五峰又在海上，參將俞大猷等兵又不能輕移；若不救，恐失了桐鄉或壞了阮副使，朝廷罪責。只得差人招撫，緩他攻擊，便差下一個旗牌。這旗牌便是華萼。他因倭子到象山時，糾合鄉兵驅逐得去，縣間申他的功次，取在督府聽用，做了食糧旗牌。領了這差，甚是不喜，但總制軍令，只得帶了兩三個軍伴來見陳東、徐海。一路來，好淒涼光景也：

村村斷火，戶戶無人。頽垣敗壁，經幾多瓦礫之場；委骨橫屍，何處是桑麻之地？淒淒切切，時聽怪禽聲；寂寂寥寥，哪存雞犬影。

正打著馬兒慢慢走，忽然破屋中突出一隊倭兵，華旗牌忙叫：「我是總制爺差來見你大王的。」早已掀翻馬下。有一個道：「依也其奴瞎唔郎〔華言：不要殺！〕」各倭便將華旗牌與軍伴一齊捆了，解到中軍來。卻是徐明山部下巡哨倭兵。過了幾個營盤，是個大營。只見密密匝匝的排上數萬髭頭跣足倭兵，紛紛紜紜的列了許多器械。頭目先行稟報，道：「拿得一個南朝差官。」

此時徐明山正與王翠翹在帳中彈著琵琶吃酒，已自半酣了，瞪著眼道：「拿去砍了！」

翠翹道：「既是官，不可輕易壞他。」

明山道：「抓進來！」外邊應了一聲，卻有帶刀的倭奴約五七十個，押著華旗牌到帳前跪下。那旗牌偷眼一看。但見：

左首坐著個雄糾糾倭將，繡甲錦袍多猛勇；右首坐著個嬌倩美女，翠翹金鳳絕妖嬈。左首的怒生鐵面，一似虎豹離山；右首的酒映紅腮，一似芙蓉出水。左首的腰橫秋水，常懷一片殺人心；右首的斜擁銀箏，每帶幾分傾國態。蒹葭玉樹，穹廬中老上醉明妃；丹鳳烏鴉，錦帳內虞姬陪項羽。

那左首的雷也似問一聲道：「你什麼官，敢到俺軍前緝聽？」

華旗牌聽了，准准的掙了半日，出得一聲道：「旗牌是總制胡爺差來招大王的。」

那左首的笑了笑道：「我徐明山不屬大明，不屬日本，是個海外天子，生殺自由。我來就招，受你這乾鳥官氣麼？」

旗牌道：「胡爺鈞語，道：『兩邊兵爭，不免殺戮無辜。不若歸降，胡爺保奏，與大王一個大官。』」

左邊的又笑道：「我想那嚴高弄權，只論錢財，管什功罪！連你那胡總制還保不得自己，怎保得我？可叫他快快退去，讓我浙江。如若遲延，先打破桐鄉，殺了阮鶚，隨即踏平杭州，活拿胡宗憲。」

旗牌道：「啟大王，勝負難料，還是歸降。」

只見左邊的道：「哇！怎見勝負難料？先砍這廝！」眾倭兵忙將華旗牌簇下。

喜得右首坐的道：「且莫砍！」眾倭便停了手。他便對左首的道：「降不降自在你，何必殺他來使，以激惱他？」

左首的聽了道：「且饒這廝。」華旗牌得了命，就細看那救他的人，不惟聲音嘶熟，卻也面貌甚善。

那右邊的道：「與他酒飯壓驚。」華旗牌出得帳，便悄悄問饒他這人，通事道：「這是王夫人，是你那邊名妓。」

華旗牌才悟是王翠翹：「我當日贖她身子，她今日救我性命。」

這夜，王夫人乘徐明山酒醒，對他說：「我想你如今深入重地，後援已絕。若一蹉跌，便欲歸無路。自古沒有個做賊得了的。他來招你，也是一個機括。他款你，你也款他，使他不防備你，便可趁勢入海，得以自由。不然，桐鄉既攻打不下，各處兵馬又來，四面合圍，真是勝負難料。」

明山道：「夫人言之有理，但我殺戮官民，屠掠城池，罪惡深重。縱使投降中國，恐不容我，且再計議。」

次早，王夫人攬撥賞他二十兩銀子，還他鞍馬、軍伴，道：「拜上胡爺，這事情重大，待我與陳大王計議。」

華旗牌得了命，星夜來見胡總制，備說前事。胡總制因想：「徐海既聽王夫人言語，不殺華萼，是在軍中做得主的了。不若賄她做了內應，或者也得力。」

又差華旗牌齎了手書、禮物，又取絕大珍珠、赤金首飾、彩妝灑線衣服兼送王夫人。

此時徐明山因王夫人朝夕勸諭，已有歸降之意。這番得胡總制書，便與王翠翹開讀道：

君雄才偉略，當取侯封如寄。奈何擁眾異域，使人名之曰『賊』乎？良可痛也！倘能自拔來歸，必有重委。噉日在上，斷無負心，君其裁之！

兩人看罷，明山遂對王夫人道：「我日前資給全靠擄掠，如今一歸降，便不得如此，把什養活？又或者與我一官，把我調遠，離了曲部，就便為他所制了！」

王夫人道：「這何難？我們問他討了舟山屯筈，部下已自不離；又要他開互市，將日本貨物與南人交易，也可獲利。況在海中，進退終自由我。」

明山道：「這等，夫人便作一書答他。」翠翹便援筆寫：

海以華人，乃為倭用，屢遞顏行，死罪，死罪！倘恩台曲賜消除，許以洗滌，假以空銜，屯牧舟山，便當率其部伍，藩輔東海，永為不侵不叛之臣，以伸銜環吐珠之報。

又細對華旗牌說了，叫他來回報，方才投降。

這邊正如此往來，那邊陳東便也心疑，怕他與南人合圖謀害，也著人來請降。胡總制都應了。自輕騎到桐鄉受降，約定了日期。只見陳東過營來見徐明山計議道：「若進城投降，恐有不測。莫若在城下一見，且先期去，出他不意。」計議已定。

王翠翹對徐明山道：「督府方以誠相招，斷不殺害。況聞他又著人招撫王五峰，若殺了降人，是陰絕五峰來路了。正當輕裘緩帶，以示不疑。」

至日，陳東來約，同到桐鄉城，俱著介胄。明山也便依他。在於城下，報至城中。胡總制便與阮副使並一班文武坐在城樓上。徐海、陳東都在城下叩頭。

胡總制道：「既歸降，當貸汝死；還與汝一官，率部曲在海上為國家戮力。勿有二心。」兩個又叩了頭，帶領部曲各歸寨中。

胡總制與各官道：「看這二酋桀驁，部下尚多，若不提備他，他或有異志，反為腹心之患。若提備他，不惟兵力不足，反又起他叛端。棄小信成大功，勢須剪除方可。」回至公署，定下一策：詐做陳東一封降書，說：「前日不解甲、不入城、不從日期都是徐海主意。如今他雖降，猶懷反側。乞發兵攻之，我為內應。」叫華旗牌拿這封書與明山看，道督府不肯信他讒言，只是各官動疑，可速辨明。且嚴為防禦，恐他襲你。

明山見了大罵道：「這事都是你主張，緣何要賣我立功？」便要提兵與他廝殺。

王翠翹道：「且莫輕舉！俗言『先下手為強』，如今可說胡爺有人在營，請他議事，因而拿下。不惟免禍，還是大功。」

明山聽了，便著人去請陳東。預先埋伏人等他。果是陳東不知就裡，帶了麻葉等一百多人來。進得營，明山一個暗號，盡皆拿下，解入城中。陳東部下比及得知來救，已不及了。

從此日來報仇廝殺，互有勝負。

王翠翹道：「君屠毒中國罪惡極多，但今日歸降，又為國擒了陳東，功罪可以相准。不若再懇督府，離此去數十里有沈家莊，四圍俱是水港，可以自守，乞移兵此處。仍再與督府合兵，盡殺陳東餘黨。如此則功愈高，盡可自贖。然後並散部曲，與你為臨淄一布衣。何苦擁兵日受驚恐？」

去求督府，慨然應允。移往沈家莊。又約日共擊陳東餘黨，也殺個幾盡。只是督府恐明山不死，禍終不息，先差人齎酒米犒賞他部下，內中暗置慢藥。又賞他許多布帛飲食，道陳東餘黨尚有，叫他用心防守。這邊暗傳令箭，乘他疏虞，竟差兵船放火攻殺。

這夜，明山正在熟寢，聽得四下炮響。火光燭天，只說陳東餘黨，便披了衣，攜了翠翹欲走南營。無奈四圍兵已殺至，左膊中了一槍。明山情急，便向河中一跳。

翠翹見了，也待同溺，只聽得道：「不許殺害王夫人！」又道：「收得王夫人有重賞！」早為兵士扶住，不得跳水。

次日進見督府，叩頭請死。督府笑道：「亡吳伯越，皆卿之功。方將與卿為五湖之游以償子，幸勿怖也！」因索其衣裝還之，令華旗牌驛送武林。

王翠翹常怏怏，以不得同明山死為恨。華旗牌請見，曰：「予向日蒙君惠，業有以報。今督府行且賞君功，亦惟妾故」拒不納。因常自曰：「予嘗勸明山降，且勸之執陳東，謂可免東南之兵禍。予與明山亦可藉手保全首領，悠遊太平。今至此，督府負予，予負明山哉！」盡棄弦管，不復為豔妝。

不半月，胡總制到杭，大宴將士。差人召翠翹，翠翹辭病。再召才到，憔悴之容可掬。這時三司官外，文人有徐文長、沈嘉則，武人彭宣慰、九宵。

總制看各官對翠翹道：「此則種蠱，卿真西施也！」坐畢，大張鼓樂。翠翹悒鬱不解。半酣，總制叫翠翹到面前道：「滿堂宴笑，卿何向隅？全兩浙生靈，卿功大矣！」因命文士作詩稱其功，徐文長即席賦詩曰：

仗鉞為孫武，安攘役女戎。

管弦消介胄，杯酒殫梟雄。

歌奏平夷凱，釵懸卻敵弓。

當今青史上，勇不數當熊。

沈嘉則詩：

灰飛煙滅冷荒灣，伯越平湖一笑間，

為問和戎漢公主，阿誰生入玉門關？

胡梅林令翠翹誦之，曰：「卿素以文名，何不和之？」翠翹亦援筆曰：

數載飄搖瀚海萍，不堪回盼淚痕零。

舞沉玉鑿腰無力，笑倚銀燈酒半醒。

凱奏已看歡士庶，故巢何處問郊坰？

無心為覓平吳賞，願洗塵情理貝經。

督府酣甚。因數令行酒，曰：「卿才如此，故宜明山醉心。然失一明山矣，老奴不堪贖乎？」因遽擁之坐，逼之歌三詩。三司起避，席上哄亂。

彭宣慰亦少年豪雋，矚目翠翹，魂不自禁，亦起進詩曰：

轉戰城陰滅狡梟，解鞍孤館氣猶驕。

功成何必銘鐘鼎，願向元戎借翠翹。

督府已醅醑，翠翹與諸官亦相繼謝出。次早，督府酒醒，殊悔昨之輕率。因閱彭宣慰詩，曰：「奴亦熱中乎？吾何惜一姬，不收其死力。」因九霄入謝酒，且辭歸。令取之。翠翹聞之不悅。

九霄則艤舟錢塘江岸，以輿來迎。翠翹曰：「姑少待。」因市酒饌，召徐文長、沈嘉則諸君。曰：「翠翹幸脫鯨鯢巨波，將作蠻夷之鬼，故與諸君子訣。」因相與轟飲，席半，自起行酒，曰：「此會不可復得矣，妾當歌以為諸君侑觴。」自弄琵琶，亢聲歌曰：

妾本臨淄良家子，嬌癡少長深閨裡。

紅顏直將芙蓉歎，的的星眸傲秋水。

十三短詠弄柔翰，珠璣落紙何珊珊。

洞簫夜響纖月冷，朱弦曉奏秋風寒。

自矜應貯黃金屋，不羨石家珠十斛。

命輕逐父宦江南，一身飄泊如轉舳。

倚門慚負妖冶姿，淚落青衫聲漱漱。

雕籠幸得逃鸚鵡，輕軻遠指青齊土。

干戈一夕滿江關，執縛竟自羈囚伍。

龍潭倏成鴛鴦巢，海濱寄跡同浮泡。

從胡蔡琰豈所樂，靡風且作孤生茅。

生靈塗炭良可惻，弑弓擬使烽煙熄。

封侯不比金日蟬，誅降竟折雙飛翼。
北望鄉關那得歸，征帆又向越江飛。
瘴雨蠻煙香骨碎，不堪愁絕減腰圍。
依依舊恨縈難掃，五湖羞逐鷓鴣老。
他時相憶不相親，今日相逢且傾倒。
夜闌星影落清波，遊魂應繞蓬萊島。

歌竟歎歎，眾皆不懌，罷酒。翠翹起更麗服，登輿，呼一樽自隨，抵舟漏已下。

彭宣慰見其朱裳翠袖，珠絡金纓，修眉淡拂，江上遠山，鳳眼斜流，波心澄碧；玉顏與皎月相映，真天上人；神狂欲死，遽起迎之，欲進合卺之觴。

翠翹曰：「待我奠明山，次與君飲。」因取所隨酒灑於江，悲歌曰：

星隕前營折羽旄，歌些江山一投醪。

英魂豈逐狂瀾逝，應作長風萬里濤。

又：

紅樹蒼山江上秋，孤蓬片月不勝愁。

鐵翎未許同遐舉，且向長江此日游。

歌竟。大呼曰：「明山，明山，我負爾！我負爾！失爾得此，何以生為！」因奮身投於江。

紅顏冉冉信波流，義氣蓬然薄鬥牛。

清夜寒江湛明月，冰心一片恰相儔。

彭宣慰急呼撈救，人已不知流在何處，大為驚悼，呈文督府，解維而去。正是：

孤蓬只有鴛鴦夢，短渚誰尋鸞鳳群。

督府閱申文，不覺淚下。道：「吾殺之，吾殺之。」命中軍沿江打撈其屍。屍隨潮而上，得於曹娥渡，面色如生。申報督府。曰：「娥死孝，翹死義，氣固相應也。」命葬於曹娥祠右。為文以祭之。曰：

嗟乎！翠翹，爾固天壤一奇女子也。冰玉為姿，則奇於色；雲霞為藻，則奇於文；而調弦弄管，則奇於技。雖然，猶未奇也，奇莫奇於柔豺虎於衽席。蘇東南半壁之生靈，豎九重安攘之大烈，息郡國之轉輸，免羽檄之徵擾。奇功未酬，竟逐逝波不返耶。以寸舌屈敵，不必如夷光之盅惑，以一死殉恩，不必如夷光之再逐鷓鴣。爾更奇於忠，奇於義，爾之聲譽，即決海不能寫其芳也。顧予之功，維爾之功，爾之死，實予之死。予能無憮然歎？聊薦爾觴，以將予忱，爾其享之。

時徐文長有詩弔之曰：

彈鋏江皋一放歌，哭君清淚惹衣羅。

功成走狗自宜死，誼重攀髯定不磨。

香韻遠留江渚芷，冰心時映晚來波。

西風落日曹娥渡，應聽珊珊動玉珂。

沈嘉則有詩曰：

羞把明璫漢渚邀，卻隨片月落寒潮。

波沉紅袖翻桃浪，魂返蓬山泣柳腰。

馬鬣常新青草色，鳳台難覓舊丰標。

穹碑未許曹瞞識，聊把新詞續天招。

又過月餘，華旗牌以功升把總。渡曹娥江，夢中恍有召，疑為督府，及至瓊樓玉宇，瑤階金殿，環以甲士。至門二黃衣立於外，更二女官導之。金鈿翠裳，容色絕世。引之登階，見一殿人雲，玳瑁作梁，珊瑚為棟，八窗玲瓏，嵌以異寶，一簾半垂，綴雙明珠。外列女官，皆介冑，執戈戟，殿內列女史，皆袍帶，抱文牘。捲簾中坐一人，如妃主，側繞以霓裳羽衣女流數十人；或捧劍印，或執如意，或秉拂塵，皆豔絕，真牡丹傲然，名花四環，俱可傾國。

俄殿上傳旨，曰：「旗牌識予耶？予以不負明山，自湛羅剎巨濤，上帝憫予烈，且嘉予有生全兩浙功德，特授予忠烈仙媛，佐天妃主東海諸洋。胡公誅降，復致予死，上帝已奪其祿，命斃於獄，爾其識之。」語訖，命送回。